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七十九回 沈蘭姑訓子成名 陳寶書童年登第

話說沈蘭姑因何今日怒打自己的兒子森哥兒呢？內中原有個原故。自從紅雯死後，他益發看破世情，不與人爭競，以為紅雯在生好強奪勝，處處要占人先，只落得短命而亡，好似做了一場春夢。幸而遺留下一個兒子，代他請了封誥，將來寶書讀書上進了，尚有指望，他亦不能親眼見著，仍是虛浮的風光。因想到自己，也是一個兒子，所以望森哥兒成人的心尤切。時時督責，不容他一刻兒寬鬆。今年寶書已長成九歲，森哥已有了十一歲，他兄弟兩人均在留春館與各家的公子從甘霖讀書。因甘露在東昌一任知府，頗著循聲，本省撫軍舉了他卓異，坐升道員，當入都引見。因祖父年紀高大，即叫哥嫂與賽珍小姐隨著祖父仍回揚州，俟自己出京，再計議接取家小。甘誓目下以八十以外的人，猶自精神矍鑠，步履康強；回到故鄉，那一班老友大半死亡，不無頓增感歎。恰值方夫人聞得女兒回來，差人來接。甘霖即慫恿著甘誓到南京去走一趟，借此可免愁煩。甘誓亦因久不見小儒等人，甚為掛念，便欣然同往，故而甘霖也隨了過來。小儒仍將紺雪齋打掃出來，讓甘誓孫居居住。隔了數月，甘露放了山東濟東道，即發函來接賽珍赴任。甘誓此番雖不同行，亦要打發賽珍等人起程，便與小儒等作辭，回轉揚州。

小儒卻素仰甘霖品學兼優，淵源家學，又立心恬淡，剛正不阿，頗有乃祖之風。甘霖在山東時，也曾前後回來鄉試過兩次，皆以額滿見遺，他即誓志不再求科名。小儒與王蘭等人商議，留下甘霖教讀各家子弟。適值從龍辦完賑務，即再三呈請開了兩江實缺，不願復出，回至南京，在繪芳園左近砌造了一所房屋安頓家眷，以便常時往來歡聚。聞得小儒請了甘霖教讀，亦將雲鶴送過來附學。

各家公子個個聰敏非凡，竟不勞甘霖十分費心。內中惟寶書年紀最小，天資較他人分外穎悟，甘霖愈加歡喜，每向小儒誇獎此子將來必成大器，未可逆料。小儒聽了，亦欣悅非常。寶書到了八歲上，已能下筆成文。甘霖即對小儒道：「明年浙省應有秋闈，春間又有學院的考試，寶書明春大可回去應考。他平時既有如此造詣，春秋連捷，均同意中之事。若要耽誤了他，未免可惜，童年得此甚不容易。惟有寶森亦聰明，卻一味的不肯讀書，其資質並不在寶書之下，無奈性耽嬉戲，我也曾切實的訓責過幾次，他總置若罔聞，不以為恥。此時若不申明，恐日後要歸咎到我訓誨不力呢。」

晚間，小儒即將甘霖的話對方夫人與蘭姑說了。蘭姑聞知，恨恨不已。反是方夫人勸著蘭姑道：「我看森哥兒不是個沒出息的孩子，今年不過才十一歲，何能就脫卻戲嬉？沒見人家二十多歲，尚帶孩子家的氣息！那是沒收成的人，我也不將來比他。想甘先生說的也太過些，他是怕耽日後的干係。即是寶書那裡明年就能去應考，你倒不可因別人的言語，在背地裡瞎氣著。」卻值寶森下學回來，方夫人即切實數說了一頓，又叫他在蘭姑前認了罪才罷。蘭姑見方夫人勸他，亦不便再說，心內卻悶悶不樂。回到自己房內，氣的晚飯總沒有吃著。寶森生性倒還乖巧，見母親生氣，即躲向別處去了。蘭姑悶坐了半會，想起寶書，即命小丫頭拿著手燈，到洛珠這邊來。

原來洛珠自受了紅雯臨死的囑托，即帶了寶書過來，用心撫養，又有蘭姑不時幫同照察。況且雙喜此次來報紅雯恩的，既紅雯已死，難得有位小主人，他更外貼心服侍。每日除卻去讀書，是回到後面，雙喜即問寒問暖，寸步不離，比乳寶書的奶娘還要慎重十倍。寶書到了六歲上，即知自己的生母已故，全虧洛珠將蕙貞許配了他，因做了王家的女婿，便帶過來撫養。是以寶書每逢下學回來，先到方夫人，蘭姑兩處請了安，再到靜儀那邊去過，遂不離洛珠的左右，百般孝順，又稱洛珠，蘭姑等人為娘。因此洛珠分外疼愛，竟同親生的兒子看待。

今日甘霖的話，早有人傳說到洛珠耳內，洛珠格外歡喜。俟寶書回後，很贊了他一會，又借此勉勵了政清一番，即擺上晚飯與他兩人同吃。忽見蘭姑走入，便起身讓坐。寶書即忙著親自送了一盞茶至蘭姑面前，又問哥哥因何不隨著娘來。蘭姑見寶書舉止甚謹規矩，又口口聲聲的叫娘，十分親熱，遂想起日間甘霖誇獎他的話，偏是紅雯生出這般好兒子來，雖然短命，他在泉下諒已安心。眼見我的兒子不如他多多，想到此處，不覺撲簌簌淚下。

洛珠見了，甚為詫異道：「好端端為何傷心起來，又是誰給你氣受的？」蘭姑長長的倒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再不要提了。」即將始末根由細說一遍。洛珠道：「你家太太勸你的話是正理，森哥兒如今尚小，慢慢的自會成人。就是他父親與一班伯叔們，均在弱冠以外，才發達的。將來寶森像著他們，也就罷了。不能隨你的志願；恨不得寶森暫時發了科甲，你方趁心。」又回頭問小丫頭道：「你家奶奶可吃過晚飯麼？」小丫頭道：「我家奶奶氣的受不得，那裡還有心情去吃晚飯！就叫我隨著到奶奶這邊來，別說我們家奶奶餓著，連我還餓著呢！」洛珠笑道：「這卻何苦來呢！別要氣著餓著，明兒又叫那裡不爽快了；胡亂在我這裡吃一碗罷。」又叫小丫頭：「到外面房裡同我家丫頭們吃去。」

寶書聽說，即在洛珠對面安放下碗箸，擺了座頭，回身笑著來拉蘭姑道：「娘不要聽甘先生的說話，他不過激著哥哥用心罷咧。那裡哥哥就這麼不好！今日我尚同他說的，明年父親若許我去考，我和哥哥一道兒去。倘能僥倖，我們兄弟一齊進了學，也使父親同太太們歡喜。哥哥還答應著我同去，他既有心同去，難道不曉得用功麼？娘不要傷心，包管哥哥明年進了學，中名舉回來。我怎能及得上哥哥！」

蘭姑見寶書語言婉轉，也笑了起來，一把摟住他道：「好乖兒子，能於應著你的話，豈不好麼！我並非妒忌你比森兒好，巴不得你強宗勝祖，也不枉你的亡過母親生你一場辛苦，我們受他的一番囑托亦可無愧。我是恨森兒不肯學好，將來難有收成。」說到這裡，眼圈兒又紅了。洛珠笑道：「好在他們總是你的兒子，寶書成人，你也喜歡；何況寶森並非不會成人！」便近前同著寶書拉了蘭姑入座，又切實的勸了一番。飯畢，蘭姑作辭，洛珠又與政清，寶書親送他回房。

此時森哥兒早隨著奶娘睡了。洛珠閒話了半會，方帶著他兄弟回來。次日／寶書清晨即躲入書房，至薄暮始回，因恐蘭姑責罰著他。一連數日，均是如此。蘭姑亦暗中歡喜；果能知道畏懼，從此用心精進，雖然趕不上寶書，亦有可能。外面卻不露聲色，也不去理他。

一日，甘霖為友人邀去夜宴，午後即早早的放他們下學。各家公子先自回去，寶森、寶書隨後捧著書包也同出了角門。迎面碰見伺候書房的小廝，在明巷裡手內拿著一隻小鷄兒，逗著他接食銜花的玩耍。寶森便停住腳步觀看，問道：「你這只鳥幾何處買來的，倒好耍子，送了我罷，我給你錢。」小廝搖手道：「一隻鳥兒能值幾何，哥兒愛他只管拿了去，還要給錢麼？我理當送與哥兒。無如上面曉得了，要說哥兒好好的讀書，你們將這些鳥兒引誘著哥兒分心，豈不累我捱打麼？現在外面多得很呢，哥兒叫值日的買去，那怕買一百隻回來，也不干我的事。我這一隻卻不敢給哥兒！」

寶森聽小廝說得有理，又愛這小鷄兒好玩。明知新買回來的沒有他這鳥兒教的馴熟，不禁舊性復發，冷不防的將鷄兒在小廝手內奪過道：「既說送我，就多謝你！若怕上面曉得，說我親自買回來的，也就沒有你的事了。」說罷，轉身一溜煙的跑去。慌得那小廝也隨後趕來道：「哥兒慢跑，這一來定要坑累我了。我怕趕到老爺太太面前，我總要討回這只鳥兒的！」寶書見小廝著急，亦搶行幾步，扯住寶森衣袖道：「哥哥這是什麼樣子，少停娘見了，又要生氣。再則，小廝們的東西，拿他的不合情理，瞧我的面子還了他罷。明兒到外面多買幾只回來，也是一般好玩。」

寶森搶得這鷄兒到手，正在一團高興，見寶書趕來攔他，便沉下臉來道：「你管我什麼，你說拿小廝的東西不合理，我生性最愛搶他們的物事。上面曉得打著我，並不打你，我自有的親生娘的，自有娘來管我，干你的屁事！」說罷，摔脫了衣袖，一逕揚長而去。寶書聞寶森所說，分明說他是沒娘的孩子，幾乎氣下淚來，亦冷笑道：「你還他也好，不還他也好，真正不干我事，也犯不著說出這些話來。」便回頭小廝道：「他既已搶去，你趕也沒用。你買著幾個錢兒，我明兒給你罷。」小廝見寶森去遠，無可如

何，只得噉著嘴咕咕嚙嚙的走去。

寶書亦轉身回後，仍先到方夫人，蘭姑兩邊去過，即回至洛珠房內，坐在一旁流淚。洛珠不知情由，忙走過來詢問。寶書不發一言，反噉啾大哭起來，倒把洛珠嚇了一跳。雙喜和奶娘也一齊近前問長問短，寶書更外哭個不止。洛珠道：「這孩子平時從沒有這般形相，今兒沒是受了先生的委曲。雙喜你可到外邊問小廝們聲，就明白了。」雙喜聞說，連忙來至留春館，尋得那個小廝細問根由。小廝料瞞藏不過，便從頭說了。雙喜回到房內，回明洛珠適才的事。洛珠道：「森兒還是這般無賴的脾氣，怪不得他娘生氣。寶書勸他亦是好意，他反出口傷人，也不知話的輕重。好兒子你不要理他！」即將寶書拉到膝前，再三的撫慰了一番。雙喜早舀了水來，替他重新洗過頭臉，寶書方慢慢的停住哭聲。洛珠又叫雙喜哄著他到外面去玩耍。

再說寶森喜孜孜的將小鷄兒藏在袖中，回後見蘭姑不在房內，便取出來交與小丫頭慶兒道：「代我收在你房裡，不要給奶奶見著，我到太太那邊去了。回來叫鳥兒變著戲法你看。」慶兒接過來，拴在房裡窗櫺上，先將些食來逗著那鳥兒銜取。誰知蘭姑平日養的一隻白獅貓兒，在地下走入，見窗櫺上有只鳥兒，便虎也似的撲將上來，一口將鳥兒咬住。慶兒慌忙來打，那貓兒早已連跑帶跳出外去了，嚇得慶兒似雷打一般，呆呆的望著外面好半晌，「哇」的一聲哭了起來。

恰好媚奴正在房前經過，聽得小丫頭的哭聲，忙進來問明原由道：「奶奶這幾日才有點喜歡他，又弄這些東西到裡面來淘氣了。你不要害怕，少停哥兒問起這鳥，你就說我恐奶奶見了生氣，將鳥兒放了。」慶兒見媚奴認了過去，方才不哭道：「好姐姐你是知道哥兒性格的，他不敢和你們怎麼，我們若有半點錯誤，他罵著不算，背地裡也不知被他打了多少。好姐姐，停歇哥兒問起來，你千萬不要改口。」媚奴笑道：「難不成我還騙你麼，天大的事總有我去承當。你隨我到奶奶房裡將地下掃一掃兒去。」

現在府裡的一班大丫頭如媚奴，綠鶯等人，久經發出去配了家丁，因他們自幼在府中伺候，各事熟習，給他們配了人，仍然叫到裡面當差，領帶這一起新挑上來的小丫頭們，每月的工價即照僕婦們開發。又因媚奴是見著寶森生長的，蘭姑即叫他管著哥兒，免得自己時刻操心。所以媚奴才叫慶兒推說是他將鳥兒放去。

適值媚奴帶了慶兒去掃地，寶森已由上面下來，進了房不見鷄兒，只見拴鳥兒的一根線尚掛在窗前，急出來尋慶兒，追問那鳥兒的去處。卻另有一個新進來的丫頭名叫五福，坐在外面看屋子，望著寶森冷笑。寶森忙問道：「你可曾見著我的鳥兒？」五福偏與慶兒不睦，便細細說明，又道：「我勸哥兒就這麼歇了罷，既有媚奴姐姐承認過去，哥兒倒不要問出晦氣來。」寶森被五福激了幾句，頓時眼圓眉豎，早將懼怕蘭姑的心拋於腦後，遂大聲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！明兒這屋子裡殺了人，只要媚奴認過去，即沒有事了？不過因他見著我們生長的，是個舊人，凡事尊重他些，他而今倒想挾制我了。他既承認過去，我就和他要這只鳥兒。還要打著慶兒，叫他說出實話來才罷。」五福見寶森發急，怕的連累到自己身上，忙躲了開去。

媚奴在房內早聽得寶森喊叫，即走出道：「哥兒別要著急，鳥兒是我放去的，我明日叫人買兩隻來賠你。」寶森不由媚奴分說，仰著臉喊道：「而今這屋子裡亂霸為王了，任他什麼事，只要有個尖兒出來遮蓋，還分什麼主子下人，猶當我不知道麼。我只打著慶兒要這只鳥兒，天下人賠我的都不算，必得這屋子裡的正經主兒說了，我方罷休。那些自命半邊主兒的，我還沒有眼看呢。要想挾制著我，除非去做夢！」

媚奴聽了寶森的一番話，早氣的哭了，道：「誰是半邊主兒！你才是這屋子裡小主兒呢。我們一千歲總是個奴才，尚敢去挾制小主兒麼？」又推著慶兒道：「你送給哥兒打去，看他怎麼打死了你，就是打死你，這只鳥兒也沒得活。」寶森果真尋了一根門門來，要打慶兒，嚇得慶兒抵死的抱住媚奴不放，又哭了起來。

正鬧得沒開交處，蘭姑早走進屋內，見眾人鬧作一團，即忙喝住，細問情由。媚奴遂從頭至末告訴了一番，又給蘭姑磕頭道：「媚奴蒙奶奶恩典，叫照察著哥兒，誰知哥兒倒說出這番話來，媚奴卻當受不起。從今再不敢管哥兒了，今兒先給奶奶告罪。」蘭姑聽完，直氣得遍身發抖道：「你這下流不堪的畜生，前日甘先生那般說你，我即要打你一頓，因太太說了，才放你過身。只當你由此悔過，用心讀書，力改前非，那知你還是這般下流，為了一隻鳥兒，鬧得驚天動地。與其你日後落在人後，不給我掙臉，不如今兒打死了你，倒還乾淨！」便回身取了戒尺一，拖過寶森的手來就打。

寶森被打得急了，便道：「娘打我是應該的，無如此時是為的得罪了媚奴，娘才打我。須知媚奴不是我的娘呢。」蘭姑道：「媚奴是我叫他管著你的，他既奉母命，可知即同你的娘一般。你看不起他，即是看不起我。現在一點點年紀，倒眼兒內沒有了我。你長大成人，還了得麼！」說著，那戒尺打下去，分外力重。

媚奴見打得寶森利害，反自悔不該冒失的回了蘭姑，有累哥兒挨打，遂雙手托住戒尺道：「奶奶請息怒，今日若因媚奴打了哥兒，反使我過意不去。且饒過這回，下次哥兒再要淘氣，任憑奶奶怎麼打著，我不敢插半句口兒。」蘭姑見媚奴前來勸他，便用力推開媚奴道：「你以前管他倒是正經，我卻感激你。此時你又來勸我，分明你有心作釀他不得成人了！你在我身邊多年，該深知我的性格，不要引得我給你設臉。」又對眾小丫頭道：「你們聽著，如有人多事，到太太那裡去報信，我知道了，定然打個半死！」

媚奴見蘭姑動了真氣，不便再勸，反退後一步，使個眼色與小丫頭們。內中有個丫頭略會其意，緩緩的退到門外，掉轉身飛風往方夫人這邊來報信。恰值小儒也在上房，即同了方夫人前來，到了蘭姑屋內，見蘭姑臉都氣青了，喘吁吁的不住手舉起戒尺往下亂打。寶森被打得蹲在地上高聲叫哭。

方夫人忙上前止住蘭姑道：「好好的為什麼打著森兒？自己又何必苦氣的這般形相！」蘭姑見了方夫人進來，即拋下戒尺，立起身歎口氣道：「太太再不要提起，今兒我定見打死這畜生，方泄我胸中氣忿。」便將寶森如何為鳥兒淘氣的話說了。方夫人道：「若因這只鳥兒的原故，打他幾下，警戒下次，也犯不著要打死了他，自家動這樣的真氣！」蘭姑搖頭道：「太太不知這其中的細情。」又將媚奴如何管他的事說明。

小儒在旁聽了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只當單因這只鳥兒起見。原來還挺撞他母親，好挾制媚奴下次不敢說他，何能容他到這般地步！」小儒話未說完，早被方夫人一口氣將小儒推出門外，笑道：「原是同了你來勸著人家的，沒有叫你來挑禍。你快到外邊歇著去罷！」引得房內一班丫頭們都笑了起來。小儒亦笑著走去。

方夫人又轉來勸蘭姑道：「兒子雖要管教，也不可過於任性。究竟他是個小孩子家，心內急切轉不過機來，縱然打死了，亦是徒然。須要細為數說，使他心地明白不該如此，那就好了；」遂將寶森叫至面前，正色道：「你今年已長成十一歲，也不算小孩子家了，難道平日念過的詩書，你總忘卻？生身之母都可挺撞起來，尚成個人麼？你去心裡仔細想著，可該是不該？即如媚奴管你，亦是你母親之命，你依著媚奴的話，猶如孝順你母親無異。或者媚奴是個小丫頭們，猶和你一般見識，可知他比你大著雙倍有餘的年歲呢。」

正說著，洛珠同寶書亦走了進來。洛珠見方夫人在此，便笑道：「我早知太太在這裡，也不急急的趕了過來。既有太太這救命星在此，森哥兒亦不致吃苦了。」方夫人笑道：「沒說你這做調停的人來得遲，倒反取笑我起來！」洛珠笑著坐下道：「森哥兒不要罵我的話，卻怪不得你娘生氣，時常的打你，實在你亦算會淘氣的。」便將寶書下學的時分，如何與寶森鬥口，寶書又如何氣得哭的話說了一遍。

蘭姑聽了道：「寶書比你小了兩歲，偏能分著上下，勸你將鳥兒還了他們，生恐你拿了他們的東西，小廝看不起你，可知亦是好意。你反出口傷他，就此一件，你這畜生即不明好歹！」又向方夫人道：「太太還勸我不要只管打他，看他這般行為，叫我怎生耐得下去？」

寶書以前隨著洛珠進來，聽洛珠說到日間的事，他即思上來攔阻，又因均是尊長，不好插嘴，只得垂手站在一旁靜聽。此際見蘭姑又要責罰寶森，便不慌不忙的走至蘭姑面前，雙膝跪下，回身指著洛珠道：「娘只知今日哥哥與我鬥口，不知哥哥往日待我的好處。諸位叔叔家的哥哥們，或有的在館內欺負著我，哥哥不知則已，他若見著，恨不得和人家拚命，都是讓著自己兄弟。今兒哥

哥既搶得鳥兒到手，正在高興，我即去攔阻，他自然生氣。我若緩緩的去勸說，哥哥必然聽信。想起來總因我冒失，累了哥哥。」即彎腰在地下拾起戒尺，遞與蘭姑道：「娘如要打哥哥，諸先打我，情願替哥哥受責。沒說此事因我而起，即因別的事故，自家兄弟亦當代替哥哥。」說罷，一頭滾到蘭姑膝前，先自哭了。

屋內的眾人聽寶書一番話說完，無不點頭歎息。蘭姑已不禁淚如雨下，一把攙起寶書，摟在懷內，指著寶森道：「畜生，你可見著麼，他小小年紀，即曉得這些禮數！你雖出口傷他，他偏不記恨著你，此時猶欲代你受責。你枉長了十一歲，就應該羞死愧死！」

寶森起先被方夫人教訓，業已懊悔萬分，不應為了媚奴有傷母親之心。現在又見寶書跪在蘭姑面前，願代他受責，不由得良心發現，忙走過來亦跪下道：「娘不要生氣，總是我不好，一時胡塗不明道理。從此當痛改前非，用心讀書，替娘掙氣。若再犯前情，任憑娘怎麼處治，雖死而無怨。」說著，亦哭了。蘭姑道：「你尚知道自己的錯處麼？以後果能立志上進，才算個人，不要口是心非的哄著我！今日當著太太和孀姨奶奶在此，你若再習下流，我也不來管你，只不認你是我的兒子，你也不用將我作親娘看待。其餘我也沒的說了。」

方夫人笑道：「好了，娘兒們和事了。森兒既知悔過，必然學好，今兒總看寶書的分上。媚奴可服侍你們奶奶梳洗，我帶了森兒到我房裡吃飯去。」便起身攙起寶森，代他拭了眼淚；又邀著洛珠同行。洛珠亦笑著攜了寶書一齊出來。這裡媚奴早取了水來，與蘭姑重新勻面籠頭，又擺下晚飯，伺候蘭姑吃畢。

方夫人將寶森帶回自己房內，又切實訓教了一番。洛珠亦在旁勸說。寶森此時早經輸心貼伏，惟有唯唯應答，毫無違拗。方夫人又留著洛珠、寶書同吃了飯，即親送寶森出來。蘭姑道：「為了這畜生，倒有累太太走來走去的，我甚覺不安。」方夫人道：「只要他們學好，我也歡喜。這卻算什麼呢！」又坐了半會方去。蘭姑復在燈下懇懇切切的數說了寶森一場，始各自安睡。

次日黎明，寶森便起身，催著奶娘代他梳洗，即往留春館去。晚間回來直讀到三更以後，尚不肯去歇息，逐日如是，決無間斷。蘭姑亦暗自稱奇，見他每夜讀得辛苦，倒不忍起來，交過三更，即催他安歇，反要蘭姑催過數次，寶森方隨了奶娘去睡。一連數月工夫，學問大進。雖未及得上寶書，較之以前，竟有霄壤之別。

甘霖亦歡喜非常，又請了小儒過來道：「寶森近日大改行為，非復從前可比，加以學業騰騰上進，真乃府上德澤所致。明歲春間，竟可同寶書一起回去應考了。」小儒回後，將甘霖的話說知眾人，無不欣然，惟有蘭姑格外喜悅。小儒便擇定二月初旬起程，又與方夫人商議，親送寶森，寶書兩人回去赴考，借此好盤扶紅雲棺木入祖塋安葬。

方夫人因他兄弟們年幼，初次出門，即派了奶娘同往，又派著阿瑤、雙喜與媚奴夫妻兩對成房男女家丁，以便沿途服侍。到了起身前兩日，小儒親赴鄉間，將紅雲棺木請起，另僱了一隻大船安放。方夫人又擺下酒席，代寶森，寶書餞行。蘭姑和洛珠兩人心內又喜又愁，喜的是他兄弟們居然能回去應考，愁的是年紀尚幼，迢迢遠出，雖有小儒同行，究竟平日一刻總沒有離過身旁。便在席上千叮嚀，萬囑咐的，叫他兄弟們沿途保重。又重托媚奴，雙喜與奶娘等人。

是日清晨，寶森，寶書更了衣冠，先到家神祖堂前叩頭，然後即與方夫人等辭別。小儒又領著他兄弟至外面，與從龍等人作辭。方夫人，蘭姑，洛珠直送至廳前，見他們上了轎，方才回後。小儒又派梁明帶了十數名粗細家丁相隨，到了城外下船，即吩咐開行。一路風帆，毫無耽擱。

這日已抵杭城，小儒先著梁明上去打掃屋宇，隨後帶著寶森兄弟登岸，進了住宅。小儒即在中一進住下，後面叫奶娘們與兩個哥兒同住。次日，便去拜見冷桓，朱彭庚，並各處親族。目下冷桓已升任浙江藩司，聞得小儒回來，即忙著與彭庚一齊前來答拜，又請了小儒父子過去盤桓。冷桓深受寶森，在席間，即托朱彭庚為媒，將所生一女，名喚冷豔芳，今年十二歲，欲許配寶森為妻。小儒亦素重冷桓為人，況彼此門楣又甚相當，便一口允許。先擇吉納聘，俟回至南京，再行大禮。過了一日，小儒將紅雲靈柩入了祖塋，又多請僧道追薦，忙忙碌碌。

縣試早有了日期，小儒即代他兄弟報名赴考。縣府雙試，寶森，寶書俱名列前茅。接著學院按臨，寶森高高進了第一名文生，寶書進在第十名上，把小儒直喜得眉開眼笑，十分高興。冷桓夫婦亦歡喜異常。眾親友聞知，都過來道賀。小儒不免酬賓宴客，料理他兄弟們前去迎學。又差了一名家丁回南京去報信。各事已畢，早是五月下旬。天氣漸漸炎熱，小儒亦懶於出門，終日惟督率著他兄弟兩人用功，以備秋風一戰。到了錄遺日期，寶森、寶書俱有了名字。

轉瞬八月初八日頭場，小儒親送他兄弟們進場，一連三場考畢，小儒看了他兄弟的文字，人為贊賞。冷桓、朱彭庚也過來要他兄弟文字觀看，同聲道：「當時名宿老手所作之文，亦不過如是。真正家學淵源，令人佩服。」小儒笑道：「那裡就能如此的好法，二位未免過於謬贊了。所幸文字還作的不錯，碰他們的造化罷。」

交到放榜之期報子報到陳府，寶書高中了第八十名舉人，樂得小儒心癢難撓？比自己少年得科名的時候尚加倍喜悅，重賞了報子等人。寶森卻沒有中，因見寶書中了舉，分外羞奮，反是小儒極力安慰道：「今科不中，非你文字之咎。況你年紀甚輕，再加磨礪之功，下科可期其必成。」冷朱兩府得了信早過來道賀。隨後合城文武鄉宦，均來賀喜，都因寶書不過十齡幼童，竟能早捷，莫不羨慕稱揚。

小儒又帶了寶書到紅雲墳前祭掃，暗暗通誠道：「寶書中舉。你在九原早經知曉，也不枉你在生一場，留下這一點骨血，替你掙了臉面！你尚須保佑他春闈連第，好代你重請誥封，以光泉壤！」祝罷，觸起前情，紛紛淚落。寶書早已哭倒墓前，哀哀不止，被雙喜和奶娘從旁勸住。小儒即去與冷朱兩府作辭，預備起程。眾人自然又有一番錢送。

隔了數日，已到南京。小儒父子一同上岸，到了府前下轎，早見從龍等人接至廳前，先向小儒道賀，又拉著寶書誇獎不已，小儒再三謙讓。回至後面，見方夫人等齊在中堂相待。他兄弟兩人，忙上前給眾人請安。蘭姑見寶森未中，心內雖覺得懊惱，因他業經進學，又有小儒前月的信回來，說他文字甚好，惜乎以額滿見遺。下科定然有望；況寶書已中自己也覺歡喜，便與眾人都圍著寶書問長問短。

方夫人即叫他兄弟回後換了衣服歇息；小儒又說列冷家結親的話，並冷豔芳如何有才有貌。方夫人笑道：「饒他女兒怎麼千姣百媚，腹中淵博非凡，我家哥兒也不弱似他，倒被他揀得個現成的好女婿了。幸虧他家只生了一個女兒，我家寶書已做了王府女婿，不然兩個都要被他揀去呢。」說得一堂的人皆大笑起來。次日，本城官紳以及各家親友均前來道賀。小儒即忙著開筵請客，直鬧了半月有餘，方才清閒。便來和從龍等商量，來春不欲令寶書北上，一則年力甚幼，恐受不慣沿途的辛苦，二則寶森若僥倖下科有分，讓他兄弟們同往，有個伙伴。從龍等人齊聲稱善。寶森此番回來，益發晝夜攻苦。

暇時小儒又寫就兩封書函，意在差人前赴寶徵，寶焜兩處投遞。恰好他兄弟們都先後有稟啟回來，各人總請了三個月假期，並帶著家小一起回回，大約正月月中旬俱可抵到南京。因來年二月，方夫人四十整壽，又因父母同庚雙壽，所以預先請假回來。從龍等人亦商議著，在小儒夫婦雙壽之期，必須大大熱鬧一番。

未知小儒與方夫人四十雙壽若何熱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